古驿道——缥缈而真实的梦

擎云五班 陈烨

杨绛先生创作的散文《我们仨》是作者与爱人钱钟书的家庭回忆录，在全书的三大模块中，不乏有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之间甜蜜而动人的回忆。一幕幕的回忆贯穿全书，也牵动着读者们的心。而穿插在这甜蜜的回忆的中间，也作为全书最具虚幻色彩的元素，便当属串联着整个第二章“我们仨失散了”的“古驿道”了。

“古驿道东西走向，烟雾迷离，杂树丛生，客栈在路的南侧，路的北侧是水道。两侧长满了柳树，远处的苍松翠柏依稀可见，飘零着的不知是谁家的几处坟墓。”一通奇怪的电话，一辆不知行踪的黑色轿车，将钟书从杨绛身边带走，杨绛的万里长梦从此开始。杨绛和女儿一起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隐蔽的客栈，也终于在驿道边的船上见到了相思已久的钟书，可钟书的面容却已憔悴不堪。杨绛反反复复地奔波劳累，钟书的精神却日渐憔悴，女儿次次往返于医院与客栈，但病魔的缠身终究是让女儿先一步离开人世，而钟书也随着行船离去。古驿道的故事来到终点。船只渐行渐远，身边的人相失而不复相聚。

萧瑟的驿道，反常的客栈，渐行渐远的小船，相聚相失的亲人们，这正是现实中钱钟书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住院而至逝世的日子的真实写照。古驿道的两侧是客栈与小船，客栈与小船由古驿道相隔两处。杨先生居身客栈，钱先生身处行船，杨先生在生的一头凝望着行船上的钟书，而钟书则跟随行船到达死亡的归宿。杨绛与钟书相隔古驿道两侧，便是相隔了阴阳两界。古驿道便犹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泉路，黄泉路与另一个世界之间，横亘着忘川河。钟书身处忘川河中的渡河船，船只渐渐漂向下游，便是钟书生命的终结。茫茫黄泉路，踽踽独行人。挚亲离去，剩下的也只剩杨绛一人，独自孤单而缅怀了

杨绛先生对象征手法的应用，在对古驿道情节的描写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钟书上船，杨绛与女儿为钟书交钱登记，船上还有号码，这便象征着船其实便是钟书所住的医院；杨绛每日奔波于客栈与小船，每日用于稍事休憩的客栈也就是家的象征；每日反复走过的驿道，象征着杨绛往返于家与病房之间所走的路；驿道旁的柳树，不断溃败，也正象征着钟书与女儿的生命慢慢落幕，也如杨绛先生的心绪，逐渐低落。杨绛先生的思绪在梦境与现实中反反复复交织迷离，在过往与当下中来回穿行，先前三人之家和和美美，何其圆满，恍然间，只剩孤身一人。儿女情长，岂在朝暮。杨绛先生也正是经历了在幸福与痛苦之间的来回撕扯，在痛与泪的交织中，用仅剩残存的心跳的余温，在宏大的精神世界中搭建起了“古驿道”，也造就了《我们仨》一书的成功。

在梦幻与现实之间，被生活左右，慢慢地、清晰地过渡到真实。生与死的交织，梦与真的跃迁，终在百感交集的痛苦中，塑起此般虚无梦幻之古驿道。古驿道，也正是这样，是作者心中，一个缥缈而又真实的梦。